

文献阅读《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

曲哲

2006-6-15

一、内容梗概

总的来说，全书的内容条理清晰，思路明确，内容详实。除绪论和结论外，全书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回溯过去和展望未来。

本书在绪论中便开门见山的提出了城镇建设应当遵循的原则，即表现的原则，相互协调的原则和有机秩序的原则。

在第一部分（回溯过去）中，沙里宁首先介绍了中世纪城镇建设的情况。

在这一小节，沙里宁头脑清醒地指出了中世纪社会及城镇居民状态与现代的区别，进而逐一反驳了针对中世纪城镇的三条严厉批评，即关于卫生状况方面、街道格局方面和富有表现力的设计方面的批评。他把中世纪城镇不清洁的卫生条件归结为当时人们对自己不灭灵魂的纯洁性的要求远远高于对于身体清洁的要求；把中世纪城镇“杂乱”的街道格局归结为缓慢的城市进程与当时险恶的城际关系的十分合理的产物；最后，沙里宁运用三维的城镇设计的观点，指出中世纪的城镇不受平面布局的约束，真正从三维入手，建筑物之间互相协调，并体现了中世纪人民的空间概念。

之后，沙里宁从“种子”——建筑的面貌，和“土壤”——人民的态度这两个方面揭示了中世纪之后城市的逐渐衰败。种子，即城市中的一个个单体建筑，它是城市的细胞。沙里宁猛烈抨击了实利主义诱导下的模仿之风与创造力的衰退，并认为这是导致“种子”劣化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作为建筑之土壤的社会条件也因为工业的巨大发展而产生了深远的变化，这些发展带来了城市中工业的集中，街道上机器的飞驰以及艺术口的粗糙复制和随之而来的居民审美能力的普遍下降，一切都变得追求效率和实利，艺术的成份越来越少，思考也越来越少。这样，种子和土壤都坏了，城市衰败了。

在第一部分的最后，沙里宁介绍了针对衰败的城市，人们的两种整顿方案，即严谨格式的延续运动和灵活布局的复兴运动。沙里宁指出：“（严谨格式的延续）并没有社会的意义，事实上，严谨格式的延续几乎忘记了城市里还有人民，这些人民需要许多比古典主义建筑装饰更重要的东西。”我同意这一观点，很难想象把我们五光十色的五道口变成形式严谨光溜溜的古典大道，我会有多么的伤心，虽然五道口这一片的城市设计并不高明，但比起严谨的古典形式，我反倒希望维持现状。相反，灵活布局的复兴运动则不仅给居民以保护，而且给居民以快乐。他最后总结了灵活布局的复兴运动的三要素：自由灵活的要素，相互协调的要素和空间的要素。这一个要素不能割裂开来看。自由灵活的要素强调创作上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必须受到相互协调的要素的限制。那这样又怎么算是自由灵活呢？这便牵扯到对自由的境界的理解问题，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方是真正的自由境界，建筑师在进行自由创作时，也应以此为境界上的追求。

以上第一部分，沙里宁只是指出了城市建设的基本原则以及城市整顿的大方向，即自由灵活的复兴运动，而没有提出具体的改造方案，而这正是第二部分（展望未来）的主要任务。

在首先简要的指出了现代城市的种种问题之后，沙里宁旗帜鲜明的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分散。接着讨论了分散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及其对策。这些内容实际上是对“分散”

概念的初步的澄清，比如分散不等于人与人的隔绝，也不意味着交流效率或者办事效率的降低。在这一章节中，作者开始涉及一些更加具体而现实的问题，比如住房问题，经济与立法问题等。

读这本书时，时刻都能感到沙里宁作为建筑师的都市观。在讲解“分散”的解决方案时，沙里宁没有忘记建筑的形式与秩序。他避谈风格，重视形式和秩序，并提出了所谓的有机秩序的原则。

为了分散的目的，沙里宁在讲到全面规划的必要性时指出，“这个规划机构，必须不受政界活动和各种阴谋的干扰；它必须有能力和重新研究，有权力进行规划和重新规划，……必须始终坚决防止投机者、政客、或任何幕后活动的人，对它的工作，施加不良的影响。任何规划工作的第一步，应当是建立这样一个有能力的、常设的和权威性的规划机构。”这里反映出沙里宁在城市改造方面的理想主义色彩。

或许是为了有的放矢，沙里宁在接下来的一章中分析了集中的种种可能，包括过去强迫性的集中，或者说是无奈之下的集中，包括利益为导向的投机性的集中，也谈到了摩天大楼带来的垂直的集中，以及城市中文化的集中。沙里宁认为“就文化发展而言，分散的城市社区，比集中的城市有利”，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有机分散的重要性与正确性。

有机分散不是随意的分散。沙里宁为了说明有机分散的道理，从物理和化学两个方面作了比拟。并以纽约为实例介绍了有机分散的基本想法和做法。之后分别就经济和立法两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二、人的尺度与城市设计

建筑设计要考虑人体尺度，城市设计也要考虑人的尺度。两米高的窗台显然不怎么受用，同样的尊重人的尺度的原则却常常被设计者忘却。当我站在天安门广场无垠的大理石地面之上，仿佛置身于浩瀚的沙漠，广场上的旅客大多眉头紧锁，拍张照片赶紧离去。这样雄伟的广场显然践踏了人的尺度。电影《The legend of 1900》中，当生在船上长在船上的天才钢琴家准备离开这艘轮船却追寻他一见钟情的情人时，他抬眼看到了无边无际的城市，然后转身回到了船上。他的心可以掌握这艘船，却装不下那座城市，这对他来说太可怕了。

而当今世界上那许多的大都市，无一不是超越了人心之尺度的庞然大物。沙里宁在书中说到城市的衰败时，在“土壤”的劣化部分，所讲到的工业、交通与社会的变化，“这三种运动……合在一起时，就导致了人口向城镇流动”。与此同时，城市设计者（或者只是城市规划者或测量师）没有意识到城市设计应该考虑人的尺度，导致城市无秩序的不断扩张，直到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是那许多沙漠般无边无垠的大都市。当城市超越了人心的尺度，它不再可爱也不再亲切，它不属于你，你仿佛也不属于它。沙里宁笔下那些优美的古典或中世纪小城镇的大部分优点，都因为尺度遭到践踏而丧失。

尺度律是大自然的基本规律之一。在当前的大气条件下，陆地上再大的动物也长不到霸王龙的个头儿，万物的尺度都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受到工业发展、交通工具革新以及人的视界的迅速扩大的刺激，我们的城市的尺度迅速的扩大。不幸的是，城市尺度不只受到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制约，甚至交通条件不是主要的方面。城市尺度最终受到人心尺度的制约，比如人对大自然的渴望与需求，人对社区邻里的需求，人对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的需求等等。城市毕竟是人类的创造，人才是城市的尺度。于是城市也应该像有机体（比如动物或植物）那样，保持自己的尺度。

有机分散理论有可能尊重人的尺度。按照有机分散理论组织起来的都市，它的每一个节点都应满足人的尺度的需求。

三、什么是真实的风格

沙里宁在阐述有机分散的基本想法与做法时，热情洋溢地赞颂了所谓“新的形式”，他避谈风格的同时，把埃及、希腊和哥特三种形式称为西方世界“三座真正的风格里程碑”。而其它所谓的风格，如罗曼、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等等之流都是不真实的。沙里宁写道：“一种新的风格——按风格的真正含义来讲——只有当生活条件在长时期中，已经发展成了新的文化秩序时，才能扎根生长。于是，这种新的文化秩序，以相应的风格，表现出来。”不知这能否算作沙里宁对于所谓真实的风格的理解。真实的风格，即长期积累而成的文化秩序的自然表现，否则就是不真实的。这样我们就从一个深奥的名词（风格）来到了另一个深奥的名词（文化秩序）。被沙里宁鄙视的模仿之风盛行的时代有文化秩序吗？什么样的文化才算得上文化秩序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比“什么是真实的风格”更好回答。

沙里宁在风格的问题上并不纠缠，他更看重的是建筑的形式与秩序，而风格，则是艺术历史学家的事情。

四、贫民区是建筑问题还是社会问题？

现代城市中的贫民区是沙里宁经常诟病的，他把贫民区比作有机体中的毒瘤，并认为通过合理的城市设计，对城市进行有机的分散，可以避免城市中出现贫民区。这是真的吗？

《巴黎圣母院》向我们展示了十五世纪巴黎城市生活的一个侧面，特别是贫民生活的那个侧面。书中描写的巴黎显然还没有受到工业革命和交通大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城市的规模也不是很大，是彻彻底底的中世纪城市。而它的贫民区想必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反，唐长安城规模宏大，城市繁荣，即使有贫民区，也不会像十五世纪的巴黎那般（待考）。然而巴黎正属于沙里宁认为有秩序的中世纪城镇，而唐长安城则是被沙里宁鄙视的棋盘布局的典型代表。

由此我们可以初步认为，贫民区并不只是建筑问题，甚至建筑设计或城市设计并不是造成贫民区的主要因素。贫民区更本质上是社会问题，而建筑师或规划师希望通过城市设计解决社会问题，难免力不从心。即使城市是有机的（比如十五世纪的巴黎），它也可能患病，这才符合生物界的普遍现象，毒瘤不是像沙里宁所说的那样因为拥挤而不健康，而是因为不健康才所向拥挤。城市也是这样，不是因为城市设计得不好才出现贫民区，而是因为城市中的小社会或者整个国家的大社会不够健康，才出现了贫民区。

应该认清城市设计在防止贫民区的出现上所应发挥的作用。明智的城市设计可能有助于防止贫民区的产生，比如混合阶层的城市规划已被认为是避免贫穷集中的合理出路，然而城市设计手段不是消灭贫民区的最终途径。

五、何谓有机秩序？

“有机秩序”恐怕是有机分散理论的核心概念。然而不幸的是，我通读全书，仍未对有机秩序形成清晰的概念。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有机秩序”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沙里宁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什么算“有机秩序”；二是沙里宁心里有个清晰的概念，但他不愿意或者没办法告诉我们，即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论如何，不是希望能够从沙里宁的伤叙述中更多的了解关于这一概念的信息，下面大概列举几个书中关于这一概念的描述。

在绪论中谈及城镇建设的三大基本原则时，沙里宁称：“表现和相互协调并不是独立起作用的原则，而是在‘有机秩序’这个支配一切的基本原则的母体中派生出来的。‘有机秩序’事实上是宇宙结构的真正原则。”如果沙里宁真的认为有机秩序的原则是宇宙中支配一

切的真正原则，那恐怕真的没有必要在“有机秩序”这个概念上纠缠了，因为这个宇宙的终极原则不正是几千年来人类不断探索追求的吗？爱因斯坦试图通过大一统的理论找到这样的原则，最终也无功而返，沙里宁真的知道这个原则吗？我想他一定另有所指。

在谈到中世纪城镇的格局时，沙里宁说：“当初城镇的格局并没有什么预定的框框，它的结构形态，是根据当地生活条件和地形环境而天然形成的……中世纪的城镇建造者，也和大自然一样，本能地意识到这种支配一切事物的基本原则。”这里，这个支配一切事物的基本原则（有机秩序的原则）仿佛又只是因地制宜。

在对圣马可广场做了一番称赞之后，沙里宁说：“中世纪的城镇有机体，通过诚实的和创造性的建筑设计，以及通过建筑物良好的相互协调，取得了持久的价值。”其中诚实的和创造性的建筑设计应该属于表现的原则，它与相互协调的原则一起作用，便产生了中世纪城镇的“有机体”。这与他在绪论中对有机秩序原则的解释相吻合，但看不出有机秩序原则除了是表现与相互协调原则的组合之外，还有什么独特之处。

在讲解灵活布局的复兴运动时，沙里宁写道：“我们应当记住，西特对于未来城镇的设想，主要在于安排良好的空间，以便使建筑的形式与韵律，符合当代的需要……按句话说，西特的主要目的，在于促使城镇，按照当代生活的需要，形成有机秩序……”他在这里把西特的根本思想也归结为“形成有机秩序”，而这个有机秩序似乎又仅仅是指良好的满足需要的建筑或城市空间，而“良好”和“满足需要”都是含糊不定的词儿，有机秩序的概念仍然是含糊不定的。之后沙里宁似乎给出了更明确的概念。他再次总结了西特的城镇建设思想的精髓，并归纳为三条原则，这三条原则与绪论中的三条原则如出一辙，只是说法稍有改变，表现的原则变成了真诚的创造，而有机秩序的原则也有了新的别称：真正的建筑原则。然而什么是真正的建筑原则，恐怕又无人知晓了。

在论述有机分散时，沙里宁讲道：“真正的有机分散，开始于对城市各种活动的分布与相互关联进行安排。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与化学处理的过程相比，因为有机分散的进程，如同缓慢地和持续地进行的化学过程一样，起着作用与反作用，它明显地把城市的紊乱状态，逐渐转变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秩序。”从这一段叙述以及它的上下文中我们了解到，沙里宁并不准备把“有机”的概念等同于化学上的有机物的概念，他之前还提出了物理上的类似，这里谈化学上的类比时也没有强烈有机还是无机。

不用再举更多的例子了，书中从来没有关于有机秩序的解释。可以认为沙里宁心中的有机秩序，就是那个含糊不清的宇宙运行的最高法则。中国的道家认为这个东西本来是不可名说的，但为了说起来方便，勉为其难的称其为“道”。这时我隐约觉得，沙里宁颇有中国道家的风范。他心中有道，不可名说。尽管作为设计者，他主张要对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改造，然而这种改造是持续的，漫长的，并且以顺乎道为基本原则。他主张城市的持续更新，主张城市建设要因地制宜，勿妄为，其中不正闪现着中国道家的无为思想！

这样看来，我们也不必追究什么是“有机秩序”了，它成为一种境界，不可名说，有待我们在亲身实践中一点一滴的体会与感悟。